

薇拉探案①

隆 胸 疑 案

[美]戴安·沃特/著
[美]徐基谦/译
徐基恒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薇拉探案①

隆 胸 疑 案

[美]戴安·沃特 著

[美]徐基谦

徐基恒

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北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4-4764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隆胸疑案 / (美) 沃特著; 徐基谦, 徐基恒译.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10

(薇拉探案)

ISBN 7-81087-882-4

I. 隆… II. ①沃… ②徐… ③徐…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7206 号

丛书名: 薇拉探案

原书名: Silicone Solution

书 名: 隆胸疑案

著 者: [美] 戴安·沃特

译 者: [美] 徐基谦
徐基恒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张: 7.75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74 千字

印 数: 0001 ~ 3000 册

ISBN 7-81087-882-4/I·001

定 价: 17.80 元

本社图书出片印装质量问题,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39032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www.jgclub.com.cn



[美] 戴安·沃特

译者的话

翻译动机的产生本是一个偶然。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表弟(Sherman Lin)把戴安·沃特的探案小说《隆胸疑案》介绍给我。卒读之后，不忍释卷。我不仅为书中离奇的情节和缜密的推理所吸引，尤其是主人公薇拉法官这个人物形象，她的思维和语言，她为人处世的风格都引起了我的共鸣。

我感到戴安·沃特的探案小说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那种一味追求血腥与恐怖的流俗之作，而是一部非常讲究推理、注重分析的断案小说。它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末，美国南方一座中等城市里人们真实的日常生活，反映出当今美国社会的律师、法官以及平民百姓的习俗与心态，特别是真实地呈现出这座南方城市至今仍存留着早年庄园主意识的现象。读者可以跟着主人公薇拉走进今日坦帕城里的律师事务所和法庭，走进公司和工厂，走进募捐会，走进民俗文化节，走进高尔夫球场，走进剧院……

这套系列丛书是一本一本问世的，引起了社会反响，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隆胸疑案》是作者的文学处女作，已经第三次印刷；之后《将军之死》和《真假命案》相继问世；目前

第四本书刚刚上市，就受到美国新闻界主播人莱瑞·金的好评。有评论说“作者用一个个离奇的故事，带领读者了解了当今美国社会具有高度敏感性的一个个诉讼案”；有评论说“作者以锋利的笔触和对人生深刻的理解，揭露了坦帕地区上层人物的丑陋”；还有评论说“读者能通过极富悬念性的故事情节，了解当今美国佛罗里达法律界的激烈交锋；欣赏到小说中的实际‘侦探’——女法官薇拉的干练与智慧”。

我意识到这套小说的成功与作者的职业身份直接相关。作者戴安·沃特本人从事律师工作长达二十年之久。她曾在各种刊物，特别是美国律师协会的刊物上发表过大量有关法律的文章。她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演说家和教育者，是《保留优秀律师》一书的作者。

我要感谢我的妹妹徐基恒，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结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研究生班；二十年来一直在北京景山学校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工作。她对翻译初稿做了有效的文字梳理工作，忠实而准确地再现了作者的意图。因此，应该说这套丛书的翻译工作是我们姐妹俩合作完成的。

我和妹妹徐基恒本是同根生——在中国文化氛围中一起长大。20世纪80年代，我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学的是语言学和人类学。我和妹妹在近二十年里，分别在不同的国度生活，在不同的领域工作。今天我们携手耕耘，把一套优秀的出版物介绍到中国，以飨中国的广大读者。翻译过程中，我们经常通过越洋电话切磋。在讨论过程中，我们都深深地感到：长久的时间隔离，使我们在文化观念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因此，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套书仅仅当作悬念小说来读，而应该通过书中的细节描写，去了解当今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去窥

见城市中产阶级生活之一斑。

我要感谢我的丈夫John Hamel(坦帕当地的律师)，无论是语言文化的微妙之处，还是有关法律程序的专业知识，他都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

我要感谢作者戴安·沃特，她对我想把这套书介绍到中国的想法给予了热情的首肯与大力的支持。为了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在不违背作品原意并征得了戴安·沃特同意的前提下，我们对原作语言做了适当的改动。

我特别要感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他们的诚恳与信任使我将翻译的愿望变成了出版的现实。

徐基谦

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

2004年4月25日

本 书 主 要 人 物

- 薇赫米娜·卡尔森 (昵称薇拉) ----- 法官
- 乔治·卡尔森 ----- 薇拉的丈夫
- 迈克·摩根 ----- 医生，被害人
- 凯特·奥斯汀 ----- 薇拉的抚养人
- 卡丽·奥斯汀 ----- 凯特·奥斯汀的女儿
(薇拉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
- 马克 ----- 卡丽的二哥
- 杰森 ----- 卡丽的大哥
- 汉斯吾尔斯·沃特曼 (昵称汉斯) -- 辩护律师
- 波西拉·沃特曼 (昵称西拉) ----- 辩护律师的太太
- 克里斯汀·格里夫 ----- 原告律师
- 弗雷德·约翰逊 ----- 原告律师，格里夫的合伙人
- 奥兹古德·列文斯通·理查逊 ----- 主法官，薇拉的上司，
波西拉的哥哥
- 玛利安·麦卡瑟·理查逊 ----- 主法官太太
- 奥兹第二 ----- 主法官的独生子
- 舍尔顿·沃维克 ----- 参议员
- 维多利亚·沃维克 ----- 参议员的太太
- 本·黑森威 ----- 警长

弗兰克·本德拉..... 新闻记者
兹摩尔..... 医生，摩根医生的合伙人
马瑞丽·艾姆斯..... 医生
卡罗琳·杨..... 医生，摩根医生和兹摩尔医
生的合伙人，艾姆斯医生学
生时代的室友和同事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9
第五章	49
第六章	59
第七章	72
第八章	83
第九章	92
第十章	104
第十一章	112
第十二章	126
第十三章	136
第十四章	146
第十五章	160

第十六章	171
第十七章	181
第十八章	190
第十九章	203
第二十章	216
第二十一章	227
后 记	232

第
一
章

卡丽约我今晚见面，看来一定有急事，因为她是从来不会为区区小事来找我的。

这是坦帕市一月份里最美好的一个傍晚，尽管黄昏就要降临了，但天气仍然暖和而又明丽。我们俩坐在一家名叫“日落”的小酒吧的露天座位上。我把粉红色火烈鸟形状的塑料调酒棒插在玻璃杯中，慢慢地搅动，一边看着杯子里的庞贝杜松子酒加奎宁水，一边等待着卡丽开口；蓝色的酒，黄色的柠檬丝和白色的冰块混在一起闪动着迷人的光，但是卡丽始终一言不发，只是心事重重地坐着。

我抬头看看她，这是我的妹妹——我所监护的人。我想起她出生后，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情景：记得当时我们几个大孩子围在一个带篷的摇篮前，我们看见摇篮里有一张小脸，蓝眼睛和卷曲的红头发。母亲小心地洗她的小脚丫和漂亮的小手。我

的两个弟弟低声地议论着，非常好奇地看着她的小指甲和漂亮的睫毛。马克的妈妈一定要我们叫她卡丽。当时小弟弟马克还不到十岁，很聪明，想叫她“卷毛”，可是马克一喊她“卷毛”，大弟弟杰森就用拳头捶他。

当时没有人注意到我。我也站在摇篮边，已经是一米六七的大个子了，还在长高。我从小就长得粗大，笨手笨脚的，而且耳垂特别大。在这个女孩到来之前，我是家里惟一的女孩。

自从卡丽出生一直到现在，我对她的感情一直很矛盾，我很羡慕她，但又嫉妒她；常常跟她生气，但又总想去保护她、照顾她，而卡丽对我的照顾却十分不情愿，她总认为她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可我清楚她是绝对需要别人照顾的。

如今她身高有一米五七，体重将近五十公斤，她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涂着亮亮的指甲油，脸上恰到好处地施了一点淡妆，很是迷人，只是风格不够精巧。她经常说“外表美比心灵美重要”。她的这一做人准则让我难以接受，我不明白她是不希望自己“心灵美”呢，还是根本就没有“心灵美”的愿望。

日落酒吧坐落在赫尔斯堡河畔，晚霞落在河面上，泛着橘红色的光，整个露天小酒吧沐浴在晚霞中，卡丽的外套被镀上了金红色，但是今天却不是她得意的日子。看得出，卡丽今天出事了：我发现她的衣服皱皱巴巴，眼影无法掩饰眼睛下的黑眼圈，口红涂得走了形，苍白的两颊涂着耀眼的粉红色胭脂，不像电影明星嘉宝，倒像麦当劳的小丑，卷曲的红头发脏兮兮的。看着她这副模样，我突然觉得她很可怜；但是又立刻想到因为她总不听我的劝告，常常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而最后总得要我去收拾烂摊子，又觉得有些心烦。在过去的二十九年里，按理说我们俩应该成熟了，但是我们都不成熟。

今天，知道卡丽在等我，我特地早回了家，我有一年多没见她了。

二十分钟过去了，卡丽还没有告诉我今天这么着急地找我的原因。我再也等不下去了。对付卡丽，我必须思路清晰，全力以赴，但是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再过几个小时，我的丈夫乔治请的五百多位客人就要光临了，今晚我们要为艾滋病患者举办一次募捐活动。

我放下调酒棒，不耐烦地把酒杯推到一边，说：“你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在想什么呢？不会是特别糟糕的事吧？你快说吧，我还有急事呢！”

“确实是特别糟糕的事，你怎么想像都不会过分。”卡丽低声地说，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神采。

看着卡丽这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变得格外耐心，“哎，得了吧，我的想像力可有限，”我故意逗她，想把沉重的气氛缓和一下，“虽说有一年没见面了，你也有好多事不爱跟我讲了，但是你有什么事，我还是会帮你的。”

她冲我怯怯地一笑，好像轻松了一点。

卡丽把身子向后仰，紧靠在椅子背上，扭过头去看着酒吧外的河水，河里正有几条训练孩子们驾驶使用的帆船，在戴维斯岛和勃琅特角一百码开外的水面来回行驶。

卡丽呆呆地盯着河面，又开始一言不发了。我觉得这么耗着时间，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终于，卡丽开口了：“你昨天早上看第八台的电视节目了吗？”
“当然看了，我每天都看弗兰克·本德拉主持的节目。”我说。
又是沉默。

卡丽拿起白葡萄酒，呷了一口，放下，又拿起蓝色的餐巾

纸，对着纸巾出神，然后又把纸巾折成一面小扇子，始终不看我的眼睛，“你看到通天桥下面发现的那具死尸的报道没有？”

我点了点头，我在电视里看了弗兰克·本德拉的报道。他说，在天亮之前，有人在班纳拉斯县的通天桥下，发现了一具死尸，尸体被水冲到桥墩下，被什么东西挂住了，正随着水流不断地往桥墩上撞。尸体被打捞上来以后，人们发现尸体是被肢解了的，死者的手和脚被一根晒衣服的绳子绑着，拴在一小块水泥砖上，尸体被扔进河里以后，被鱼啃食过，早已面目全非了。

“我想问你一个假设的问题，”卡丽平静地说，“假如你知道那具尸体是谁，你认为你有责任去报警吗？”

天哪，这个学法律的卡丽，说出的话也是律师的口气。

“假如你认为你知道那具尸体是谁，你有责任一定要报告给警察局，告诉他们那是谁吗？”她又问道。

卡丽还是始终不看我的眼睛。她手里的蓝色纸巾已被撕成了小碎片，撒了一地。在落日的余晖下，我看见她脸上深深的皱纹。要是不赶快在那些部位注射骨胶，又不肯放松自己，那些皱纹就再也不会复平了。

我感到卡丽心里有好多事情没有全说出来。我意识到她被牵连到一件什么糟糕的事情里去了，但又弄不清到底有多严重。假设？假设！在法律上，许多假设的真实性是极其微小的，但是，我看得出，卡丽已经固执地认定了这个假设的真实性。

卡丽的身子坐在椅子的边上，好像随时要跳起来逃跑一样。

我现在的身份是联邦政府的地方法官，我可是法律的化身，我一直认为自己特别适合这个职业。

看来事情并不简单，如果卡丽仅仅知道那个“漂浮物”的身份，是不会吓成这副模样的。

我明白卡丽是不会把事情全盘告诉我的，她一贯如此。她知道我的身份，她在心里认定，什么事情一旦告诉我，就等于大白于天下了。她只会把她认为应该告诉我的事告诉我。记得小时候她常说：“如果我告诉了你不该让你知道的事，我就得把你杀了。”这话要是在今天说出，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这么问我，是把我当成律师呢，还是把我当成法官，还是把我当作一般的朋友随便问问？”我问卡丽。因为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尴尬：一旦我了解了什么内幕，就有责任向警察局报告，也就等于告发卡丽知情不报，后果会是什么？要么和卡丽一起订立攻守同盟阻止调查？那么结局又会怎样？

最近，执法委员会正在审查法官的行为，难道我要去往枪口上撞么？想到这儿，我的耐心像水蒸气一样立刻蒸发了，我端起早已化尽了冰块的特基酒，真想喝个底朝天。

“我不知道，”卡丽小声说，“我的意思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不能肯定死者身份，但是我又有足够的理由推测出一个可能的事实……”

“如果？如果！如果你能，你为什么不去警察局告发？我想任何一个知道被害人身份的人，都应该主动向警察提供线索，除非你有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要么就是你根本没有足够的证据，是瞎猜测。”我的话其实已经无意地说中了今天如此害怕的原因。

卡丽呀，你做事只想到你自己。你如果真的遇到了难事，就应该如实地对我讲清楚，我会尽力帮助你的。你在一个极不适当的时候突然出现在这里，讲一个可怕的“假设”，而事先又不通知我，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你让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知情者。你应该明白，弄不好我们都会丢掉律师执照的。这不

是你希望发生的事吧？

如果不把实情告诉我，我怎么能帮忙呢？我爱卡丽，愿意为她妈妈做任何事，但是卡丽总是把事情搅得很复杂。我知道她在盘算应该告诉我多少，既能引起我足够的兴趣，又不至于出牌太多。

“好吧，”卡丽似乎要向我和盘托出了，“在一个假期里，我和一个男人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但是，他没有来。一个多月了，我一直没法和他取得联系。”

真是活见鬼了，我不耐烦地说：“就这些吗？有很多人我也有一个多月不见了，但是我从来不去想他们中的哪一个会死在坦帕湾。”我伸手拿起杜松子酒，一口气喝下一大半，冰凉的酒在我空空的胃里一阵搅动，使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吃午饭。

“可是，他失踪的消息已经在报纸上登出来了。”卡丽扭过头去，继续盯着河面，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楚，“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说有人要杀了他。”

听到这儿，杜松子酒的酒力完全消失了。我感到自己的心脏在砰砰跳动，呼吸加快了，手在微微发抖，为了保持镇静，我把自己的手压在大腿下面。

多年来，作为律师，我的工作就是倾听顾客的述说。在法庭上，我学会了不动声色，锻炼得处惊而不乱，有时我的辩词被对方的辩护律师无情地驳回，有时我必须坐在法官席上听许多谎言和无稽之谈。我早已能冷静地面对任何突发事件，同时也学会了顺从直觉，表面上的冷静和内心的冷静绝对是两码事。

经验告诉我，卡丽说的是真情。卡丽不仅知道那具无名死尸的身份，而且知道凶手是谁。